



2026

晉乘蒐略卷之十二上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立太學征南軍

司戴逵

上疏言

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擐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

使之講學道義良可惜也若俟時平後修則廢墜已多今王業肇興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按此亦反本

崇實爲思治之道也晉方蒙難江左微弱劉石雲擾其間不得已援立瑯琊憑依舊業乘勢就事不違別

議以係屬人心而立國之本在學兵燹之世人皆習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一

於馳騫於是有縱橫之說技擊之業以相矜誇而風俗由以日薄建辟雍成均以廣教化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又賤詐謀以一其志軌度其信壹以待人使貴游子弟陶鎔其中習與性成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二心風俗日厚亂可漸息章一代教學之功延數世師儒之緒此因時立教之意也昔李因篤嘗以通鑑不錄文人謂詞章非資治之要學貴躬行實踐原非徒以循誦習傳矜

尙浮華也戴邈首言及此亦可謂知治體者矣

建興初并州刺史劉琨與段匹磾盟共討石勒并約
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會勦匹磾東郡鮮卑人
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目塵助軍有功王浚表
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以結鄰援懷帝卽位以務
目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務目
塵死弟涉復辰以務目塵子疾陸眷襲號王浚遣王
昌率疾陸眷及弟支鳩從弟末杯攻石勒勒敗還壘
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執末杯求和疾陸眷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一
鎧馬金銀贖末杯還仍令文鳩與石季龍結爲兄弟
遂引騎還至是檄涉復辰等共討勒勒懼遣間使厚
賂末杯末杯旣思報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
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從子弟一
旦有功匹磾獨收之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還匹磾
亦止會疾陸眷病死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
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
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往
依之復與匹磾盟俱討石勒嗣匹磾爲末杯所敗土

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初續附石勒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爲平原太守石勒圍續匹磾舉兵救之勒乃引去至是往依續以圖再舉已而後趙石虎攻續執以歸虎使續降其城續呼而謂之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於是續子緝等固守虎復攻匹磾姚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匹磾欲單騎歸朝不得至襄國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敵也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卽起拜之於是幽冀并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屈終年常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按史稱匹磾出自遐方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季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速而不爽綱目於劉琨遇害大書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具官予琨惟其乃心帝室亦以誅匹磾也匹磾不思戮力共功之義戕害督將遂至人心不附迄爲石勒所虜而死天道昭彰理固可

信而現以荷戈負弩之軍抗衡強敵枕戈長息投袂
邀功崎嶇汾晉之間獨禦鯨鯢之銳其志可憫而其
所爲則無益於時而有損於國也當時聞雞起舞之
雄擊楫中流之輩皆可引爲同心力治中原而獨力
肩荷守一隅之孤軍抗節樹名遂至推心異國覆敗
相尋史稱琨當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節借策
馬倫之慕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習尙佻巧卽其不引
同志而契外戎抑猶佻巧之習有未忘者與胡致堂
曰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四

于西石羯營于北琨安輯晉陽當據太行之險臨孟
津之會以援洛邑及二帝囚虜三川邱墟瑯邪建業
阻江淮自固而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
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
當觀時度變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
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事縱不能盡復
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
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
量淺而識不長也考其所主之人皆無稱焉可知已

或曰禪本夷人竭誠晉室至死不易守亦君子所嘉綱目書後趙陷幽冀并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子以全節而其官功罪不相掩也

晉太興元年劉曜僭位於平陽國號趙漢主聰卒子粲立靳準弑粲而曜代之改元光初明年始徙長安遣使拜石勒爲大將軍進爵趙公勒進攻靳準於平陽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準據今查石樓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卽劉元海故城也曜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汾陰與勒爲犄角之勢準遣卜泰請降於勒勒囚泰送於曜曜善諭之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決準將喬泰馬忠等殺準推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勒聞之益怒增兵攻明明遣使求救曜使雅策迎之勒攻拔平陽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而歸葬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粲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元帝初王敦舉兵武昌劉琨刁協勸帝盡誅王氏王
導帥其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又
呼之顛不與言旣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
召見導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不意今日近出臣族帝
跣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
以爲前鋒大都督敦據石頭帝令百官詣敦以敦爲
丞相呂猗說敦除周顛戴淵敦問導導不答敦收顛
淵殺之導後檢中書見顛救己之表泣曰吾雖不殺
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不朝而
還武昌按典午中微瑯琊南渡刁元亮劉大連等以
爲股肱耳目而不能抑王氏之權至王與馬共天下
或反抗旋犯順思逞志於城狐社鼠帝無慷慨謀國
之誠而僅僅自保是時祖士雅擊節中流陶士行朝
暮運甓劉越石枕戈待旦温太真絕裾南來相與戮
力王室而卒不能窺侵疆之咫尺者帝自爲封殖而
明斷不足也朱子謂元帝與王導不會有中原之志
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所以責之者深且切矣

大興元年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詔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上疏略言梓宮未返羣臣不以讐賊未報爲恥用人不料實德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誕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世所樂者陸沈泥滓時所喜者翺翔雲霄朝鮮爭辨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今取士光祿不試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懲疏入不省

大興二年石勒稱趙王是爲後趙自劉曜西遷平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七

以東地盡爲勒有滅段匹磾并其衆奄有幽冀并三州之地遂卽位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農課桑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歐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營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賜甲第一區通志武鄉縣南二十里有谷內有一村卽石勒與李陽所爭者

晉書石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

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勒爲人傭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勒自攻拔平陽盡有并州地信任張賓專總朝政呼佑侯而不名出則倚徐光爲籌畫嘗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王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常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八

諸生讀書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聽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雷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昔人謂勒爲一時凶豪然其識見志趣天然穎異殆如劉琨所云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山川異氣之所生者

太興中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後趙使張賓領選事復命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並立考孝秀試

之制是時西河已徙離石治隰城勒於離石荒廢處置永石郡卽今永寧州地合河之南界也

太寧三年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附趙後趙將石佗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怒遣中山王岳追之曜亦長驅至西河金鼓聲沸河動地岳及佗戰於河濱敗之斬佗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獲振旅而歸按永寧州有安國玉城址卽羌所居地雁門至上郡出合河關合河諸砦瀕河卽岳及佗戰地也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九

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坂曜東救蒲坂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闕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遂自大陽濟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堤以灌之襄國大震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曜自恃連勝不撫士卒專同嬖臣飲博臨陣昏醉馬陷石渠被執亡曜在位十三年而敗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并州

地入後趙

大興四年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偃立拓拔猗龜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偃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魏於此時幾一綫未絕矣

孫綽列傳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楚子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會稽佳山水綽與謝安王羲之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十

東土相與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腮矣所居齋前種一枝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于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

吹也嘗作天台山賦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王羲之引爲右軍內史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書云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北戎交侵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地不可守而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信順協于天人萬里長江畫而守之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邱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梁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

之糧貧者無一殮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傾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安所取裁自古今帝王作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家有三年之積始可謀太平之事臣愚以爲直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三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則旣固中夏而又於暇日練甲兵以養威重使貧者植其財怯者充其勇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桓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名焉年五十八卒按桓温有不臣之心倡議徙都朝野疑懼咸知其事不可爲而無人起而言之者迫於勢也綽獨慷慨直陳權事勢以立言忘觸諱之嫌著匪躬之節亦猶遂初之獨行其志也不徒以摛

辭揚藻遊放山水爲足盡其生平矣

晉咸和五年石勒僭位稱帝改元建平勒初封并州後爲勒中郎將王騰襲據降趙石虎攻騰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餘人復并之舊盡有其地建平三年勒斷晉俗寒食之禁夏四月忽暴風大雨雹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洿下丈餘厯太原樂平武鄉以北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大驚以問徐光光對曰晉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厯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十三

代所尊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旣并州之舊俗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祀故從其議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亦不得亂也尚書定議以聞有司奏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常諛言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陰陽乖錯所爲爾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勒

從其議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晉咸康四年魏主什翼犍卽位於繁峙改元建國始置百官分掌衆職自穢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欵附朝諸大夫於參合陂議定都灑源川連曰不決乃移都雲中之盛樂官初拓跋賀偁以諸部人情未順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嗣後以石季龍侵邊部舉衆禦之不利遷於大甯至是再議遷都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時中原大亂帝語諸將曰石胡衰滅冉閔肆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十四

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勅所部各率所統以俟大舉諸大夫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彊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期或有虧損之憂乃止嗣以劉衛辰附秦舉兵討之衛辰懼而遁走帝督率兵親征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緹約澌俄而冰合乃散葦於上冰葦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而還辰奔秦堅送還朔方代自猗盧卒後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

有智略能修復舊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號令明白
政事清簡百姓安之召代人燕鳳不至命諸軍圍代
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鳳字
子章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
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至是往見昭成與語大悅待
以賓禮拜代王長史參軍國事又與許謙授明帝經
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代王
令兼掌文記嗣爲代王郎中鳳之爲長史也苻堅遣
使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
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則退走安能
兼并鳳曰北人壯悍馬上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
雋率服北土控絃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
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北方所以
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
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馬多是虛辭鳳曰雲中川
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孟秋
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多未盡

堅厚加贈遺謙初從行唐公鎮和龍以親老辭還歸
魏主珪嗣以爲右司馬慕容寶來寇使謙告難於姚
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授珪命謙爲書遺嵩明順
逆之義嵩得書倍道兼行謙與嵩盟寶敗佛嵩乃還
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非卿豈能復致姚
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
軍按善人國之紀也古未有不得人而能成大業者
魏作都於代燕鳳爲代名宿不肯輕造而密邇北庭
亦難竟絕其請至羅而致之不辱使命固其宜也謙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六

同授獻明帝以經以經術佐治太祖太宗之世入講
經傳出議朝政元魏立國之規模皆起於斯所謂國
有與立者此也

咸康六年代始徙都雲中魏書昭成帝紀三年徙都
於雲中之盛樂宮水經注白渠水西逕魏雲中宮南
考白渠水卽今歸化城之黑河雲中宮卽魏之盛樂
宮也地志雲中郡有白道川自白道而南卽雲中城
也漢置定襄郡於朔州北北魏之雲中郡也西漢雲
中城在唐勝州榆林東北非魏之雲中也

晉咸康中代王什翼健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渾源川渾源卽桑乾河源也桑乾水自靜樂縣之天池伏流至馬邑之洪濤山山在邑西北一名累頭山渾水出焉下滙爲七源曰上源曰玉泉曰三泉曰司馬洪濤曰金龍池曰小盧曰小浦合而爲一是爲桑乾河之源倚盧築新平城於此卽其近地也

咸康七年晉以劉翔爲代郡太守翔不受初慕容皝破還趙師遣長史翔來獻捷以翔言封皝爲燕王使翔守代翔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奢縱相尙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此乃廟堂焦慮之時而諸君晏安江沱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公卿餞之翔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併壽據形勝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謀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翔所見甚大持議光明故不受代守之封也

魏立護軍於汾澗之濱初秀容部人徙居汾陽立秀

容護軍治之東去汾水九十里護軍治部人兼治軍
魏土地記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於
汾洛陰水經陽曲灣入於汾陽曲山谷崛岉列石最
爲靈秀崛岉山由縣城踰呼延村西上羊腸鳥道復
上石磴谿衍不能旋足行寢近峯勢巍巍崛岉寺繇
林杪閃出陟巔名山莊頭俯視諸巒如拱如揖幽泉
怪石間不聞聲歲秋季卉木色胥赤所謂崛岉紅葉
也朱彝尊崛岉寺題名記崛岉寺在太原府治西三
十里亂山中間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六

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干之期予偕游並馬入山寺詢
病頭陀則去鳴犢寺尙遠遂不果往日亭午童子行
五里沾燒春還注之僧盜兩人對酌干之間崛岉字
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之郭忠恕有
言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
之崛岉左近卽列石谷山罅出泉傍有龍井所謂冽
石寒泉也史純記英濟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
脚間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毛深疑
神物窟宅隱伏于中距數步則洪流奔涌滔滔然勢

不可遏惜地多沙潰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
漑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下晉司馬孚與河
內水利表云臣被明詔檢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
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
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
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外方石數萬餘枚以爲水
門旱則增堰進水溢則閉防斷水雲雨由人暫勞永
逸願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延緩詔書聽許於夾
岸累石結以爲門漑田頃畝之數事見門側石銘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十九

引山泉爲一隅之利所沾不廣也

咸康中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實茂保據
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
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
君綱目書請北伐子義也

建元二年趙徵諸州兵南行時平陵城北石虎一夕
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喜
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
南也於是大宴羣臣集諸州兵百餘萬大閱而罷

永和三年趙築華林園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猶爲未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于鄴北燃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

永和 中秦并州刺史尹赤降於姚襄襄爲桓溫所敗北走踰太行奔平陽赤爲襄故將以衆降襄遂據襄陵溫嘗自北伐登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寓言見意所以譏之者至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永和五年夏四月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太子世卽位太后劉氏臨朝稱制石閔等討梁犢還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慳惑爲張

豺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進誰敢不應遵遂舉兵趣鄴以石閔爲前鋒耆雋羯士皆出迎之豺亦惶怖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殺之以石閔爲都督中外軍事世在位凡三十三日時沛王冲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遵遣石閔擊之獲冲賜死輯覽注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曾內黃人

永和五年趙石鑿弒其主遵而自立初趙主遵發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城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不平閔素驍勇復總內外兵權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鑿密議鑿出告閔閔遂弒遵及衍推鑿卽位遵在位凡一百八十三日按大史公言項羽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負其力以摧天下凋敝之民坑殺無厭而身亦不免勒善戰嗜殺亦幾類是而虎又甚之其應更酷蓋惡積而爲殃出爾反爾之義也以其事言之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畱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

其母遵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以類應也
虎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
百不聞一馴至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其種二十
餘萬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子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
其假手於人者不啻自殺之曾子之戒曾不聞也司
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耀相繼亡滅而趙得之
勒方笑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
天下而不知其後之奪而戮之者殆有甚焉皆天所
爲抑豈謂非人事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晉永和六年冉閔守并州弑其主鑿而自立改國號
魏并州地入於魏魏土地記冉閔初爲并州刺史嘗
置臺壁於榆次之張平村以禦秦至是卒有其地閔
魏郡內黃人父瞻爲趙將死於軍虎撫之爲養孫本
姓冉卽位後復姓冉氏閔謀勇善戰所將皆精銳威
名振於諸軍以功封武興公鑿弑遵自立以武興公
閔爲大將軍李農爲大司馬錄尙書事鑿忌閔農密
圖之不克閔農廢鑿殺之誅虎子孫殆盡封子允爲
太原王大單于以降胡一千配之閔敗賀度之衆整

旅而歸也戎卒三十萬旌旗鉦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初立鑄金爲己象以下成敗壞而不成其爲丞相時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能達者十祇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按世謂石氏窮極寬惡假手於閔以誅其種而不知其自相殘殺已無遺類初石虎愛其子邃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肯晉乘蒐略

殺阿鐵理否阿鐵邃小字也未幾邃謀逆虎誅之立子宣爲太子而宣弟韜有寵於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而立世更以保宣而殺勒子斌遵復弑世鑿旋弑遵冉閔乘之弑鑿自立父子兄弟殘殺幾盡視司馬氏更有加焉天道好還非意計所能及也方遵弑世時中書令孟準勸遵誅閔遵召鑿密謀鑿出告閔閔遂殺遵及衍推鑿卽位三閔月而殺鑿自立令城中曰同心者畱不同者各任所之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不爲己用遂帥

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酷虐至此龍城之誅其能免乎是時并州南北皆戎馬地由趙入魏由魏入燕篡逆相仍迭爲雄長遵弑主七閱月而鑿弑之鑿弑遵三閱月而閔殺之閔滅趙未及三年而俘於燕與遵鑿先後就戮奸人敗類貪頹與之得而殘民以逞北州士民糜爛於克殘之手戕刈不啻草菅矣石氏之罪浮於冉閔朱龍之斃甚於反戈綱目於冉閔之篡逆書殺而不書弑略閔以惡石而閔之罪自著矣

永和九年燕主儁稱帝改元元璽是爲前燕并州地入於前燕以恪爲太原王燕主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罪鞭之投諸漳水口倚橋不流王猛收葬之儁臨終召太原王恪曰景茂冲幼社稷屬汝恪曰臣何敢干正統若以臣能荷主之任當輔少主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恪受詔輔政鎮靜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諮詢善政一時稱治晉初聞儁卒

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水經注漳水逕紫陌西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慕容儁投石虎口處也

永和中夏四月二龍見於燕之龍山燕有黑白二龍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燕都龍城地在龍山之東輯覽注龍城在今熱河塔子溝東北遼於此立興中府所建之塔猶存蒙古謂三爲古爾板塔爲蘇巴爾漢故名曰古爾板蘇巴爾漢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裴頴列傳頴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周弼見而嘆曰頴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龔父爵累遷侍中渡江後士大夫皆崇尚虛無不親政事頴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尊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力挽頽風又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樂廣嘗與頴清言欲

以理服之而願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願爲
言談之淵藪崇有論略云悠悠之徒闡貴無之論建
賤有之說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
忽防而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
水之居器也兆庶之情信於所習則心服其業故人
君必慎所教班其政刑各授四職使不肅而安莫有
遷志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
謂無貴也言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
之故有徵空虛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

足惑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司
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砥礪之風彌以
陵遲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
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是其
說願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去聖久遠異同
紛糾苟可扶明大業有益於時焉得靜默不示所存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
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己分則虛無是有之
所謂遺者也故養旣化之有非無之所能全也理旣

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
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
而制器必由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
也是以欲收衆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
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強餌之用非無知之
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己
有之羣生哉

承和中薛強爲軍謀祭酒強河東汾陰人祖尙書僕

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諡莊父濤襲爵爲梁州刺史諡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忠惠皆以義烈著聞強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
海王猛友善桓溫入關猛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
如生輩尙有幾人吾欲與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
濟時者友人薛明威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
命強聞之自商山謁溫遂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
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符堅立
猛見委任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
下求相見強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
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平晉自當面縛捨之

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兵威振河
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重加禮命累轉左戶部尙
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宣強子辯
字允白河東汾陰人後秦左戶部尙書幼而雋爽個
儻多大略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
爲河北太守棄官歸保鄉邑晉將劉裕署相國掾除
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遂歸魏仍立
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詣
闕明元深加器重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闕右宜克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良算與朕爲東道主人辯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
抗赫連氏又授并州刺史太常七年卒於官子謹字
法順容貌魁偉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參軍辯歸魏
謹亦來奔授河東太守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奚
斤共討赫連昌擒其東平公乙兜克蒲坂遂以新舊
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麀三年山
胡白龍憑險詔奚眷與謹竝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
郡公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真君元年徵
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每訪以政道深見賞重追諡曰

元謹子初古拔沉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承宗屯據河側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又共陸真討氐仇儻檀强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尙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族叔安都歸順敕詣彭城勞迎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改爵河東公卒諡曰康謹第三子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元

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以德義服人或育兄弟忿鬪鄰里爭訟者恐胡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由本州從事擢授河東太守兄弟併爲本郡當世榮之拔子允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諡曰敬按史稱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門濟遂入蒲坂亂離時干戈擾攘河東當寇盜之衝

馳突無時人民無所依歸有旦夕不保之勢汾陰薛氏能引鄉閭族黨之衆同心共濟臨河拒守又明於大義不仕劉石非智勇兼備衆志成城焉能當其狂鋒而固守之也劉淵據有平陽未得長驅入關薛氏與有力焉王猛語桓温曰求可與撥亂濟時者明威其人也有宏濟之略不獨濟於時兼濟於家不獨施於身且施於子孫允白宗守家法棄官歸保鄉邑法順旣克蒲坂使新舊百姓并爲一郡而又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東西往來之路初古拔之奉命法順倡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其先抑明威教之也父開於前子繼其後豈惟光於桑梓實同爲濟時良才矣聞喜裴氏清華沿於數世汾陰薛氏義勇振於一家豈中條之靈秀間世而鍾者與

太原王氏盛於典午時承子述述子坦之有名聞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辨處之恬如襲父爵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爲中兵屬進見導無他言惟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嘗見導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出補臨海太守蒞政清肅嗣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尋進都督揚徐瑯琊諸軍事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述每受職有所辭必不受至是爲尙書令子坦之言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坦之還家省父述恒抱置坦之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温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謝安亦歎美之初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使諷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初桓温議遷都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鐘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

不應先事鐘虞温竟無以奪之卒年六十六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改曰簡子坦之嗣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述子弱冠有重名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隆和中爲桓温長史父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太和六年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領本州大中正咸安二年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上前毀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何得專之上乃使坦之改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詔温卒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表奏剴直上嘉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安遺坦之書謂未悟之濠上曰知君思相愛惜僕亦聊復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仁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

處各順其方以宏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幸復三思書凡往反數四焉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公忠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事朝野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興寧中王坦之與殷康子論公謙之義略云立德存

乎至公成名在乎忘我公道體於自然謙義生於不足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每加損焉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愈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貌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文度指

陳其義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復爲標章摘句一一
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其言皆本於切實而不爲幽深
恍惚之論故旣與謝安往復爲濠上之辨復作廢莊
論以著其義略云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
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元虛而
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動人由於兼忘
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
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道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
首陽之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
而邪忘利損而競息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
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
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味莊生望大庭而撫契仰
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
譎其義恢誕君子忘我而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
爲弊薄之資由是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
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

而風俗頽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胥以此也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毋乃類是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萬物用之不旣日新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胡致堂曰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玉弼何晏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詞浮說破蕩後生俾天下趨虛誕放曠之習自有載籍以來楊墨佛釋老莊與荆舒更迭爲患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而闢之旣無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說浸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心故其後爲王何啟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其被廣而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荆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之事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之道以收速效之士闡趨利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豈比王何之所尙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

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有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天運之自南而北康節占數與象而知之蓋荆公援周禮以禍生民而有宋一代之興衰係焉故幾先見於此也

容齋隨筆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宋景業亦言五月不可入官今世上大夫赴官者輒避之嘗考釋氏以正五九三月爲三長月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輪照四天寅午戌月正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美

南天故食素以邀福官司謂之斷月而其義不見經典俗忌相承太史公言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况陰陽之術詳於衆忌使人拘而多畏尤難言也

永和張平遣使降燕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附於燕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於張平時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所彝夏十萬餘戶拜置征鎮與燕爲鼎峙儁遣上庸王評討鴛不克復遣慕容根助評攻鴛根急攻之鴛奔野王攻陷冀州平與趙故將李歷高昌等因冉閔

之亡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僂遣子入侍旣而投欵建
康結授符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
節未盡僂遣上庸王評討平於并州并州壁壘降者
百餘所署悅綰爲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諸葛驥
蘇象石賢等率壁壘百三十六來降僂皆復其官爵
平率衆奔平陽遣使乞降

晉升平元年劉衛辰遣使降秦時符堅殺秦主生自
立改元永興堅以秦主生夜對侍婢言阿法兄弟不
可信明當除之懼而與兄法弒生召王猛至使掌機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三

密衛辰畏秦之強遣使附秦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
婢獻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
將鄧羌討擒之復降於秦堅署爲陽夏公使歸統其
部落後堅使督河西諸部居代來城漸至強大控弦
之士數萬衛辰以秦復還其國歸命於秦雖於魏貢
追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怒其不專心於魏而叛附
秦舉兵擊敗收其部落衛辰旣逼於魏仍復奔秦納
之此引秦兵滅代之由也

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凡蝕淺者災

淺深者災大尙書疏證云日食之變爲災災之尤重者在純陽之月蓋至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瑤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類是也三曰鑿曰傍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鑿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脫光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瑤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躋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躋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飢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狩之形可知而知其吉凶也

晉升平中秦符堅自將討張平初平謀叛竊據新興

雁門河西太原上黨諸郡地拜置征鎮欲與秦爲敵
率衆掠秦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諸州軍事加并
州牧鎮蒲坂以禦之至是親臨追討以鄧羌爲前鋒
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趨捷
善戰力能曳牛却走城無高下可超越出入秦陣者
四五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
戰堅將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請
降堅赦平罪以蚝爲虎賁中郎徙平所部三千餘戶
於長安蚝上黨人堅愛之常置左右秦人謂鄧羌張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三

蚝皆萬人敵也升平五年堅執張平滅之按晉升平
初太原大亂豪望自相保聚所在築壁壘固守晉陽
西南汾水上銅壁戍卽居民所築謂其堅如銅也張
平因亂竊據晉陽遣使降晉拜并州刺史跨有數郡
遂拜置征鎮希冀非常初石勒入并遷陽曲人於襄
國使平鎮并州及石氏敗平輒遣使附秦燕滅冉閔
又附於燕更附晉與燕秦爲敵國聞秦有內難引兵
畧秦境秦王堅自將擊敗其衆民稍安息太原自秦
曜殘破之後琨自晉陽遷於陽曲勒又遷陽曲人于

襄國太原之人分散流徙豪望保聚所在自爲壁壘
平於其時倚石氏之勢鎮其地有其民而兩附燕秦
更附晉與燕秦爲敵旣敗而復事之無藉之徒覲然
人面惟利是趨反覆至於再三而生靈之禍愈烈并
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方輿紀要太原縣西南汾
水上有銅壁其民遇亂築壘壁堅守因曰銅壁

帝奕太和四年慕容垂帥八千騎追桓温兵於襄邑
范陽王德先帥輕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由是吳王垂威名大振漢書地理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罕

襄陵縣魏襄陵邑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亦曰襄邑
襄陵縣志縣東南三十餘里阡陌澗小石澗焦峪澗
皆引龜山源灌溉燕伏兵於此垂功旣盛太傅評忌
之太后素惡垂與評謀誅垂垂辟於外微服趣龍城
燕王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與世子令及楷并
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
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當與
卿共定天下王猛以垂將不可制請除之堅曰吾方
收攬英雄已推誠納之矣暉黃門梁琛皇甫真並諫

曄防患請增并州壺關諸城兵以戒不虞曄不聽堅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牽中外精卒四十餘萬拒之猛以壺關爲上黨鎖鑰先破壺關上黨不勞而定猛攻壺關克之執燕上黨太守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黎城縣志壺口故關卽今吾兒峪東陽關在其東按壺關天險西北最勝之地所謂我去則易彼來則難者故上黨不拔天下不可得志也壺關不下上黨不可得拔也開上黨之鎖鑰操必勝之權濟變之雄略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四

太和六年代世子實卒後魏尊之爲帝追謚曰獻明初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健實格之傷脇長孫卽拓拔鬱律長子沙漠雄之後爲長孫氏者至是謀逆賴實格之免於難實之忠赤著矣實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什翼健名之曰涉圭卽魏道武後名珪者天生雄傑開魏一代之王業而出於獻明之遺腹神明不爽善人有後固宜然哉

晉咸安元年符堅平并州初揚安攻晉陽不下王猛畱苟萇守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爲地道遣上黨

人張蚝率壯士數百潛入城中斬關納秦兵猛安遂入晉陽執刺史并州地入前秦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潞川猛畱張蚝戍晉陽進次潞州與評相持猛遣將覘燕軍情形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謂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爲慮乃遣郭慶以銳卒五千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評不得已請戰猛望燕兵後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十一

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進兵圍鄴號令嚴明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堅自帥精銳十萬至攻鄴拔之得郡百五十七軍還以猛爲丞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口素顯拔幽滯勸農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秦國大治時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高泰謂猛曰昔魯僖公以類官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

平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以逃罪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臨終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言終而卒按猛生亂離之世不得已而仕秦於垂危時諄諄於善作善成知功業之不易而堅不能保其終也至云勿以晉爲圖大哉言矣權天下之大勢而正其歸向明順逆之義重正朔之承不特爲元魏燕秦諸臣所未及亦南渡諸人所未能勵志者也猛謀國於北而不忘正朔晉偏安於南而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治中原度量相越遠矣猛固天下才孰謂亂離時無人也

咸安中裴秀爲廷尉正秀字彥潛子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而嫡母宣氏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起宣氏後遂止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嘗以母邱儉薦曹爽辟爲掾遷黃門侍郎累遷至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嘗以禹貢山川地名久遠變易後世或強牽引甄摘舊文疑者則闕

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爲測高量深之法奏上藏於秘府泰始七年卒年四十八其友人料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上聞詔秀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咸寧初配享廟廷

寧康三年秦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秦王堅思偃武修文增崇儒教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受業尙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太元元年十一月秦遣兵擊代敗之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四

擊代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實早卒實子珪尙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實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納

太元元年十二月秦滅代分代爲二部劉衛辰乘亂引秦兵趨雲中收代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具以實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實君至長

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仇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畔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其言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遂以滅代珪之依庫仁也庫仁實左右之招撫離散奉事周備常言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望

魏亂後劉庫仁攝國事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峙以援符丕庫仁字沒根劉虎之宗也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之女昭成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慕容垂圍符丕於鄴庫仁以受符堅爵命將大舉以救丕集雁門代等郡兵於繁峙慕容文依庫仁部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之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絜佛叛眷力不能討引符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又破賀蘭部於善無眷弟二子羅辰性機警有知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

願早圖之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卽夕耳眷不以爲意後徙牧於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自立顯旣殺眷又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代人賀訥道武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帝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道武居獨孤部代人穆崇往來供給時人無及者劉顯之逆梁眷密遣崇告道武且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剗割勿泄也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使人求帝不及道武在賀蘭部賀染于遣侯引乙突等圖之代人尉古真密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

上

異

以馳告染于疑泄其謀以兩車軸押古真頭傷一目兄謚亦以從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謚兄弟並毀目以建功誠可嘉也初帝叔父窟咄隨慕容永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諸部人心騷動謀爲逆應顯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爲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使於慕容垂徵師垂遣子賀麟來援麟未至而寇已前逼帝自弩山幸牛川南出代谷會賀麟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卽位後復遣使徵兵於慕容垂垂使

子賀驎來會時劉顯已自善無走馬邑帝親征顯於馬邑南追至離澤大破之顯南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

太元八年謝安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肥水初符堅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敵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兵趨洛澗擊其將梁成大破斬之秦步騎崩潰石等水陸並進秦主與苻融登壽陽城望之見八公山草木皆以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罍

爲晉兵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元令少邾以決勝負融麾兵使邾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追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秦兵小邾朱序在陣後大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與張天錫皆來奔按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傾國南下若疾風掃秋葉直欲以氣吞之而石元以一隅之兵破

秦數十餘萬之旅非其智力有獨勝抑朱序之反間
明於彼已之形乘間前驅而秦又以驕氣縱之移陣
退兵晉乃得乘勢急擊秦兵退者不可復止軍亂融
歿於陣語云驕兵不祥驕之反爲懼於是八公草木
皆爲助勢風聲鶴唳皆爲聲援堅亦中流矢而北走
矣堅初有童謠云阿堅牽連三十年後欲敗時當在
江湖邊而果敗於淮肥豈有數存其間耶然秦有必
敗之理而當秦兵初至都人震恐之時桓冲深維根
本至計以石元不嫺將略安石但遊談不暇爲憂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吳

陰謀取勝適得奏功爲天幸固非以清談遊讌爲操
必勝之權也

孝武太元中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
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
者此之謂也疏入不省按修祀立學以道尊也道以
正人心崇禮教消邪慝於未萌所以爲急務也是時
瑯琊王道子以宰詔當旦爽之位崇尚浮屠窮奢極
費帝心嚮之立精舍使沙門雜處內殿加以一醉崇
朝長星勸酒幾不知世間復有倫理事坐致寵婦肆

虐醉寢蒙難人心一至於此彼昏不知也素書云貶酒闕色所以無污而况以身殉禮教之關於人心風俗者微矣

太元九年慕容冲起兵平陽冲爲平陽太守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時慕容垂復歸於燕翟斌奉垂爲盟主請上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及引兵向鄴羣下勸進垂乃稱燕王慕容容法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日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討法以姚萇爲司馬叡粗猛輕敵與法戰兵敗爲法所殺萇遣其長史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糾煽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屯北地羌衆降者十餘萬秦遣兵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法衆至十餘萬已而燕諸將殺法立冲爲太弟冲大破秦兵據阿房稱帝是爲西燕法冲之叛也堅召慕容緯責之曰卿之宗族不可以國士期命暉以書招諭法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法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卽尊位及法

見殺冲復敗秦兵曄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
誅曄肅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圍鄴不下曰
苻丕必無降理不如開其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
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慕容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
意時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柔
樵爲軍糧北趨中山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
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千里無烟堅
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帥騎數百奔五將
山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忠執之送
晉乘蒐略

焚橋急不待時使景略尚在必不傳之翼而縱其所往也景略既已逝又豈能固其心而使終爲秦用乎至姚萇更小人之尤因鉅鹿敗亡怒及長史懼而奔北糾煽羌豪乘變生心已敗復振非天實佑賊蓄謀久而發之甚驟堅不能制而出五將難已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戰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堅實似之而引用垂萇終爲禍胎不獨景略之明燭幾先也

晉太元十年符丕稱帝於晉陽丕堅之庶子也堅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攻江東敗歸長安大亂堅爲姚萇所殺王騰張蚝迎丕入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位雷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進據平陽慕容丕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丕戰於襄陵敗死丕進據長子稱帝河東人楊政收集流民據河西遣使請命於秦秦以政爲并州刺史監河西軍事

晉太元十一年拓跋珪復立於代王建元登國大會於牛川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國人悅之始改稱

魏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
卽位後以長孫嵩叔孫普洛爲南北部大人分治其
衆以張亮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王建等爲外朝
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
等出納教命於是北征庫莫奚西討高車叱奴黠弗
並破之又與賀麟討賀蘭紇奚諸部大破之還次白
漠衛辰遣子直力鞬出柶陽塞侵及黑城帝襲五原
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埏川於柶陽塞樹碑紀功劉衛
辰遣子直力鞬率衆九萬攻魏南部珪軍士五六千
人爲其所圍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
岐山南乘勝逐北部落駭亂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
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去分遣輕騎追之擒其
子力俟提于木根山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
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
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先是河水赤如血
至是誅其宗黨獲衛辰尸投於河收其部落而還報
引秦兵滅代之怨衛辰少子勃勃亡奔鮮卑別部薛
干部薛干部送於没奕干没奕干以女妻之潛遣使

護送於秦姚興見而奇之使鎮朔方此大夏之所由始也是年行幸漠南使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朔陽塞外立國之規模大定矣史志高車古赤翟之種北方名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悅跋城卽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中川今朔平府北邊牆外按西渡大河出君子津以君子名津義其不欺人之死而沒其金也若乘人之危而傾其國不義孰甚焉此代王之所不釋於衛辰必收其部落而後已者西北沿邊倚河爲限衛辰恃險弛防而不知其不可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垂

恃也

太元十二年慕容永爲河東王稱藩於燕據有上黨太原平陽河東樂平新興西河武鄉八郡地是爲西燕先是西燕主冲起兵於平陽遂入長安課農築室畏燕主垂之強爲久安計將軍韓延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慕容恆慕容永殺隨立宜都王子顛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顛恆立冲之子瑛永又殺之立滋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丞相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喜城於絳州之聞喜而

居之至是復殺忠推丞爲河東王初丞遣使詣秦主
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於襄陵敗秦兵遂進據
長子後卒滅於垂垂因苻堅之敗復國其時慕容冲
亦曾起兵平陽得關隴諸郡當殺滋立冲之時冲能
率衆聽命於垂亦可共成燕業而更號西燕至遇弑
而立段隨又殺隨而立忠未幾忠弑而丞立半年之
間四易其主顛倒廢置并土昏冥沉淪無寧宇矣

太元十六年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其衆於雲中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魏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五

王珪卽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
柔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大破之史畧
拓跋珪擊柔然遣長孫肥追柔然匹候跋至涿涂山
降其衆悉徙其部人於雲中通鑑輯覽柔然之先曰
木骨閭因以爲氏木骨閭子車鹿會號柔然

太元二十年燕主垂議擊西燕范陽王德曰丞國之
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於是定議部分
諸將出壺關等口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分道拒
守聚糧臺壁旣而垂頓軍不進丞疑詭道由太行入

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引大兵入天井關直至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壁臺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是時丹陽王瓚至晉陽守將棄城走瓚進取晉陽以瓚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永告急於魏魏遣將出秀容救之未至燕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并州地入於後燕魏遣將赴援出秀容遲徊不進已有乘時觀變之意晉陽自劉石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五

後荒亂無紀永因弑竊據綱維已失天之所以開魏也西燕自慕容浞改元至永亡凡六主合十一年晉太元二十年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初魏王珪遣其弟觚入貢於燕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畔燕侵逼附塞諸郡至是垂遣寶伐魏魏張袞言於珪曰燕狂於滑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兵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帝親治兵

河南時諸部大集連旌沿河千有餘里河東關砦皆震合河之乳浪砦合河關鹽院渡正當津要竇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是時元虔屯河東元儀屯河北元遵以兵塞中山之路燕魏相持積旬魏執燕使者使臨河僞告垂已死竇麟內自猜疑燒船後遁時河冰未結竇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堠十一月暴風冰合魏進軍濟河追燕軍至代之參合陂有大風擁黑氣自軍後來臨覆軍上至暮引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不意魏軍猝至自相擾亂乃縱兵擊之燕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無數元遵以兵邀其前餘衆數萬悉就擒擇畱燕人之有才用者餘盡坑之還軍盛樂按魏所都盛樂漢之定襄軍也其地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良田廣袤千里水草肥美霸王之基已肇於此竇固非魏敵而帥無律之師臨不測之地及聞間諜輒相猜疑全軍妄動覆沒於參合之陂至萬衆就擒魏乃盡舉而坑之并州之厄至是爲極矣

太原中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追軍至白水初永率

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承將王次等相遇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將勿支參軍趙睦追承破之於太行承歸上黨又追至上黨之白水去長子百六十里與承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鏞乃還通志鳳臺縣南三十里天井關橫望嶺諸峯雄峙爲山總會西南接砥柱析城王屋又西迤姑射中條雷首東北跨陵川壺關潞城黎城遼州和順武鄉諸州縣又東爲燕山至碣石綿亘數千里隨地異名北嶽霍山五臺句注蘆芽皆其支脉海內名山崑崙而下以此山爲第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七

一水經注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交丹水漢地理志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水經注丹水出上黨高都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又逕二石人北又東南歷西巖下蘋藻冬青竟川含綠雖巖辰肅月燕麥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又東南出山逕郟城西又南屈而西轉逕苑鄉縣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謂之丹口魏永安中爾朱兆自汾州引兵據晉陽南破丹谷軍是也

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宴羣臣北之美水宴羣臣於水濱木根山代王故居也代王賀偃築城於東木根山而徙居之卽是其地平文皇帝鬱律亦嘗居此魏主宏嘗言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東木根山是也方輿紀要東木根山在大同府北志云五原有木根山此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晉太元十四年後燕慕容德等擊代叛部賀納追至木根山是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
晉乘蒐略卷之十二上
壬
北陂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雷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

皇始二年并州守將封真率其種族與徒何爲逆將攻刺史元延延討平之是時柏肆之役遠近流言賀蘭部帥附力眷紇奚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率軍討之不克死者數千詔安遠將軍庾岳總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滅之

十六國春秋燕慕容永據長子時有五色雲見於長治之五龍山因以爲瑞風土記慕容永以長子五龍泉與長治五龍山瑞應相望併以五龍名泉唐志上黨有五龍山在長治縣南六十里高八百四十丈盤踞十二里一峯高十二丈五尺上有五龍殿遇旱禱雨輒應置祠以祭五方之神東北一里有小松窠枕崗而踞阜三面胥絕壑斷崖北爲雲梯環山胥茂李太白詩所謂上黨碧松烟也五龍泉在長子縣南十六里曲流十五里入濁漳元和志滏水出滏陽縣鼓山泉源奮湧如釜揚湯故以滏口名臺壁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太元中秦主興遣晉王緒攻河東時西燕已亡燕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能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衆不得濟及符氏興乃以禮聘薛彊彊受命率族黨引秦兵自龍門濟遂入蒲坂恭等皆降興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魏登國中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背負陰山前帶

黃河魏自猗盧南徙居定襄之盛樂從劉琨得陞北馬邑以下五縣地東接代郡南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城盛樂以爲北都翳槐復城新盛樂城於故城東南十里至什翼犍卽位復移都雲中之盛樂宮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珪承嗣復國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卽古豐州地也舊通志古豐州之境有黑山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大青山卽陰山亦名黑山今歸化城是其地夾山卽紅山摩天嶺也大青山東接察罕兒界迤北而西直抵襖兒都司以黃河爲界北有數口胥通大漠高百餘仞袤三百餘里廣百餘里中產松柏材木望之蒼翠似畫屏後漢書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山括地志陰山北戎地在朔州北塞外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之置陰山水經注鍾山卽陰山歸化城元延祐間修道碑載大青山爲祁連山邊外稱天爲祁連金時置靜州天山縣故名大青山爲祁連山水經河水自臨河縣東經陽山南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極北故名陰山水之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而實大青山卽陰山也宋

白曰前漢盛樂屬定襄後漢改置盛樂屬雲中亦曰雲中之盛樂唐於盛樂置天德軍去大同五百餘里太元中魏主珪居北部柔然於雲中卽盛樂也李崇爲拔陵所敗自白道還雲中旣而復至雲中引還平城是由白道還盛樂自盛樂還大同也

太元中魏王珪以燕師擊劉顯大破之時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有并吞之志會其兄弟乖爭魏張裳言於魏王曰顯志并吞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仍遣使乞師於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燕主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空

垂怒遣兵會魏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垂立其弟爲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萬落於中山

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垂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青嶺卽廣昌之五迴道也廣昌之南層崖刺天積石壁立爲天門由此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虔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疾發頓平城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

由是疾篤輦過平城北四十里築燕昌城而還北俗謂之老公城

晉太元二十一年魏改元皇始進取并州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敗還遂東走初農鎮晉陽悉將所部六州軍之并州并素乏儲待歲荒不能供具農又遣諸部護軍監督之由是民怨潛召魏軍遂大舉伐燕步騎四十萬南出馬邑踰勾注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至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軍引騎圍勝己而還一戰敗之農棄城夜遁遂入并州

晉乘蒐略

卷十二上

空

并州地入於魏魏志太原隸并州魏取并州治晉陽置尙嵐鎮又置軍爲西北之要衝明一統志魏於此置嵐州魏收言自恒州以下圖籍散亡無從詳考

晉隆安初魏主珪至自伐燕居繁峙宮按猗盧從劉琨求勾注陘北之地琨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葶五縣民於陘南更立城邑漢之繁峙本在雁門迤北什翼犍卽位於繁峙之北建宮當於此時其地北近盛樂非今之繁峙今縣卽劉琨更立之地故宮不在於是也

道武時代人長孫嵩庾業延奚斤長孫肥叔孫建長
孫道生均以才能爲道武所知常侍左右參預機要
嵩寬雅有器度歸道武於三漢亭爲南部大人累著
軍功明元初與奚斤安同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理
萬幾世號八公帝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宋武遣以
鬻酒及江南食物皆送京師明元末問後事於嵩嵩
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皇長子賢而世嫡天所命
也太武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凡舉駕征伐嵩
以元老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卒年八十謚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三

宣王配享廟廷庾業延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
畜牧爲中部大人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之變道
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給其資用爲內侍
長岳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爲外朝大
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討破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
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
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及刺相州秉法平當百姓稱之
奚斤機變有識度登國初統禁兵從征慕容寶於參
合有功章武盜起斤與元遵等討平之明元時爲晉

兵將軍明元幸雲中斤畱守京師詔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幾拜天部大人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太武聽政遣斤收河南地南征平兗豫長驅至虎牢圍攻下之置守宰而還自魏初大將行兵惟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每議大政多見從用卒年八十有九諡曰昭長孫肥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帝深信任之登國初爲大將屢有軍功從軍中山破仇儒於九門擒趙準定中山姚平寇平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畜

徵爲前鋒攻柴壁下之肥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每有大難輒令肥當之無不奏捷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卒諡曰武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謀出爲并州刺史後免明元念前功以爲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建討滅之晉將王仲德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遁詔建渡河斬尉建除使持節督諸軍徇下青兗諸郡又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東走威名南震

檀道濟將兵救滑建與道生拒擊之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雅尙人倫禮賢下士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及之南方憚其威略輒不爲寇太延三年卒年七十三諡曰襄賜葬金陵長孫道生嵩從子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毘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帝時爲冀州刺史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從征赫連昌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道生屯河上禦之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上黨王卒年八十一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修繕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尙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

待士衆帝嘗歷舉羣臣謂廉如道生與崔浩齊名當世以爲榮按魏自猗盧由北荒南徙參謀多奇人傑士出於雁門朔代之間而盛於登國當道武在獨孤賀蘭時庾岳長孫肥叔孫建羅結諸人侍從左右奔走禦侮以及賀訥賀悅之維持保護和辰之供其資用穆崇之往來奉給甚如梁春之剗割勿洩穆古真之車軸傷目而不渝皆志行之卓卓有合於古者至議政則有若長孫嵩長孫道生聽理萬幾穆闥拔統攝文武內則有許謙燕鳳之授經外則有李栗長孫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五

肥庾岳奚斤陸俟叔孫建長孫翰婁伏連尉眷之克敵進諫則有筆頭之抗直其他若尉諾和跋尉眷車路頭叔孫俊薛彪斌清陸翰賀狄干周幾或屢有戰功或文史侍從皆著聞於時太武命歌工頌羣臣謂智如崔浩廉如道生與嵩並爲三公自道武以來佐命勲臣文武兼濟無有及穆觀者蓋紀盛也後漢建武中興皆用南陽人鬱葱之氣聚而成奇道武崛起代北而佐命諸臣皆集陜南爲風雲際會亦北州一時之盛也

晉隆安元年魏主珪自并州啟行東伐使冠軍將軍于栗磾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卽信自井陘入趙之道也魏軍由井陘出故關趣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信都鄴三城爲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旣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擊信都降之至是中山饑甚進攻之與趙王麟戰於義臺大破之遂克中山得燕璽綬珍寶班賞將士論功分爵珪廣類大耳自幼嶷然不羣復國後東西征討高車豆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宅

紇奚叱奴諸部多附之至是克中山北還次於恒山之陽博陵章武盜起略陽公元遵討平之西幸繁峙宮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授田帝初得中山畱心慰納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問周悉使人得盡言少有才能咸加擢叙命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魏封爾朱氏於秀容川爾朱其先契胡部落大人爾朱氏因以爲氏爾朱羽健爲秀容川酋長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

北秀容也爾朱初見於此

魏太祖征慕容寶次於中山崔元伯棄郡東走海濱
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
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充對總樞要元伯少負儁才
有神童之稱太原郝軒世名知人稱元伯有王佐之
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地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
釗及司馬昌明張願所繫軒歎曰斯人而遇此時不
因扶搖之勢而與鷄雀飛沉豈不惜哉元伯後仕魏
爲天部大人配享太祖廟庭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亥

後魏太祖還代京次於恒嶺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
遇黃門侍郎崔元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
米管子恒山北臨代南撫趙東接河漢之間晉葛洪
枕中書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巔名天峯嶺下建
北嶽觀觀側有飛石窟上建后土祠鎮之魏書道武
立廟於恒山置侍祀九十人祀用牲牢玉帛歲時祈
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魏書禮志和平元
年幸冀州過恒嶽禮其神而還北岳崇祀廟庭至魏
尤爲特重也

晉隆安二年魏制冠服朝野皆束髮加帽命有司冠服以品級爲差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其品第一至第四散官五等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武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第五至第九官仿上古龍鳥爲名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速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推

魏主珪雅好文學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

晉乘蒐略

卷之十二上

究

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於是大索書籍分尙書三十六曹命崔宏通署其事以修文治按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李先之對亦正然讀書之要領在於明理處事知易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非必撫摩於簡編之浩繁也而帝方用黃老之法置僊人博士煉百藥服寒食散求長生卒至刑殺過當禍起蕭牆正坐不讀書之咎至爲導養所誤也

